



大琳子 (35岁 寒亭区)

### 喧闹的牌桌之上有简单的欢喜

翻遍记忆里的年味碎片，最难忘的竟是家人、朋友一起打扑克的欢乐氛围。

春节假期，亲戚们拎着节礼登门，朋友踏着年味相聚，无需刻意邀约，一张桌子、一副扑克，便是我们最默契的约定。大人们围坐搓麻将，指尖捻起麻将牌，轻轻一掷，“哗啦”一声脆响，伴着欢声笑语漫满全屋，一边算着牌型，一边唠着家常，谁家的琐事、来年的期盼、过去的趣事，都在牌局间缓缓流淌。我们晚辈则凑在一起打扑克，升级、斗地主轮番上阵，出错牌时的懊恼、赢牌时的欢呼，混着瓜子的香脆、茶水的清香，格外热闹。不知不觉间，阳光从窗棂洒进，从上午的微凉到中午的温暖，午饭时短暂停歇，围坐一桌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话题依旧离不开刚才的牌局，欢声笑语从未间断。

午饭过后，牌桌再度铺开，喧闹继续上演，从晌午的暖阳玩到傍晚的余晖，窗外的天色渐渐变暗，屋内的灯火愈发温暖。这份热闹，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光景，平日里各奔东西的亲戚、忙碌奔波的朋友，唯有此刻，能放下所有琐事，全心投入这简单的欢喜之中。

扑克与麻将的味道，是团圆的味道，是热闹的味道，更是刻在心底的年味记忆。这份无需言说的欢喜，唯有过年才能拥有，藏着亲情的绵长、友情的真挚，岁岁年年，温暖如初。

小舒 (34岁 高新区)

### 年味是奶奶熬红薯糖

我是在潍坊工作的江西人，说起年味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奶奶熬红薯糖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奶奶一熬红薯糖，整个村子都知道要过年了，因为那味道太甜蜜了。奶奶以前跟我念叨：“吃了糖甜蜜蜜，长得高，学习好。”那个时候我不理解，甚至有点反感，为什么过年时长辈见到小孩子总是先给好吃的，然后就开始叮嘱小孩一定要好好学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走出村子上高中，然后又出省上大学，走得越来越远，眼界越来越宽，这时才明白长辈们的苦心，明白没有走出村子的他们为什么如此渴望孩子们通过读书走出村子，奔向大城市。村子里太穷了，穷到红薯糖就算很好的零食了，只能等到过年时吃，还会作为奖励分给考试考得好的娃娃。

走出村子的孩子越来越多，他们没有忘记家乡，而是回村修路、发展经济，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。日子好了，村里很少有人熬红薯糖了，奶奶却还会在过年时熬，因为好多小娃娃会来找她要糖吃，奶奶还是会笑眯眯地说：“吃了糖甜蜜蜜，长得高，学习好。”

乐言 (27岁 潍城区)

### 汽水让我在异国他乡有了安全感

对“95后”的我来说，记忆最深的年味之一就是各种口味的汽水。

小时候的春节，一大家子聚到一起，大人们喝酒，小孩子们喝汽水。表哥负责汽水采购和分配，芬达分给女孩，可乐分给男孩。打开汽水瓶盖的那一刻，一个个小气泡争先恐后地冒上来，一股清新的水果味钻进鼻腔。大人们举杯祝福时，我们这群小孩子也拿起汽水瓶“碰杯”，欢乐的心情达到顶峰。汽水入口，舌尖感到一点轻微的刺痛感，随即而来的便是甜蜜和清爽。我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研究瓶盖上有没有“再来一瓶”的字样，如果有，比中了几百元的大奖还开心。

后来我出国留学三年，在异国他乡，除夕变得没那么热闹，我一般会去便利店买一瓶汽水庆祝。怎么说呢，或许是长大之后咖啡、奶茶喝得多了，汽水确实没有那么符合我的口味了，但在特殊的时刻，汽水那种甜得发腻的感觉却让我有了安全感。今年不用在国外过年了，但我还是从超市买了许多汽水，想带回老家和亲戚的孩子们一起喝。

年味究竟是什么呢？现在，我的理解是，年味是一种熟悉感、踏实感，是幸福和希望。

清禾 (23岁 昌邑市)

### 收到压岁钱，有被宠爱的感觉

我的年味有点特别——压岁钱，具体来说是钱的味道。

过年最开心的事便是收压岁钱，虽然小时候并不太明白钱的作用，只觉这是一种被宠爱的感觉。爸爸妈妈给我压岁钱，爷爷奶奶给我压岁钱，来串门的亲戚也会给我压岁钱，这种收到祝福的喜悦能持续好久。拆红包的感觉更好，仔细摸一摸一张张崭新的百元大钞，闻一闻它们的味道，心里就特别高兴。当然，摸过、闻完之后，要乖乖交到妈妈手里，妈妈说，新的学期开始后，这些钱会变成我的学费。

今年，爸妈依旧给我准备了压岁钱。可是我已经20多岁了，为了展现自己长大了、成熟了，我给家里人都包了红包，钱虽然不多，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。话说回来，其实红包不仅是物质上的给予，更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。真想赶紧过年，想到爸妈和爷爷奶奶收到我红包时出现的表情，我就忍不住笑出声。

### 一起聊个天

年味，是深植心底的岁月滋味，是腊月里家家户户的忙年气息，是案板上的切割声、蒸笼里的氤氲气，是家人围坐的笑语温声，也是久盼归乡的满心欢喜。它无关酸甜，却醇厚绵长，在岁岁更迭里，成为刻在骨血里的温暖印记。本期，我们一同打捞记忆里那些鲜活的、难忘的年的味道。

